

国家电网公司职工文学重点选题作品

火从冰上来

李治山 著



中国电力出版社
CHINA ELECTRIC POWER PRESS

国家电网公司职工文学重点选题作品

火从冰上来

李治山 著



中国电力出版社
CHINA ELECTRIC POWER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火从冰上来 / 李治山著. —北京: 中国电力出版社, 2017.12

ISBN 978-7-5198-1581-3

I . ①火… II . ①李… III .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318128 号

出版发行: 中国电力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北京站西街 19 号 (邮政编码 100005)

网 址: <http://www.cepp.sgcc.com.cn>

责任编辑: 胡堂亮

责任校对: 常燕昆

装帧设计: 张俊霞

责任印制: 单 玲

印 刷: 三河市航远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7 年 12 月第一版

印 次: 2017 年 12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开 本: 710 毫米 × 980 毫米 16 开本

印 张: 15.75

字 数: 221 千字

定 价: 55.00 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我社发行部负责退换

第一章

柳立木在宴席上又一次重复了自己的人生格言。柳立木用清晰的口齿和清醒的思维告诉老伴和儿子：“人的一生其实充满了偶然。无论你的事业前途还是你的爱情家庭，都和父精母血偶然受孕一样，是在无数种可能性中偶然发生的一种结果。任何企图将人生打造成最初理想模样的努力，最后都是徒劳的。人生就是在一句闲话或一声问候中变得天翻地覆。”柳立木说完这句话后爽朗地笑了起来。他的笑声一如几十年前那样，洪亮而充满自信。彭冰儿和柳双林明白了，老爷子又给自己的人生创造了新的传奇，他确实清醒了！他把这句念叨了十几年的话说出来，足以证明他能够想起自己的前半生。

柳立木在他九十九岁时清醒了，但他只清醒了一半儿。他只能想起四十岁之前的事情，四十岁之后的事情，哪怕就是昨天发生的，他都忘得一干二净……

柳立木在自己的一百岁寿宴那天突然清醒了。柳立木在七十三岁那年送完结发妻子柳燕儿后变得木讷，又在八十四岁送走再婚妻子马兰花时摔了一跤就糊涂了。后来糊涂到除了老伴彭冰儿和儿子柳双林，连女儿、孙子都认不出的地步，现在却突然在寿宴礼炮响到第九下时清醒了！

柳立木的百岁寿宴其实是在九十九岁时做的。这时候的古城银川早已成了一座璀璨耀眼的夜之城。八十年前银川城外的苇荡野湖，现在多半成了市中心的休闲娱乐场所，七十二连湖在美丽的霓虹灯下，就像月宫瑶池般清亮剔透，老满城外的镜湖现在成了一片浩渺的阅海。柳立木的寿宴设在阅海湾灯火辉煌的小岛上。彭冰儿和柳双林扶着一身枣红西装的柳立木站在阳台上看礼炮，他突然很清晰地说了句：“这个阅海不就是满城电厂和飞机场外的大镜湖吗？”柳立木这句话让彭冰儿和柳双林很吃惊，但他们并没想到柳立木醒过来



火从冰上来

了。直到柳立木说出了他的那句人生格言。

彭冰儿和柳双林惊喜地一齐问他：“还有呢？你的第二句口头禅也能想起来吗？你后悔自己在银川在宁夏干了一辈子电力吗？”他俩希望柳立木能说出他以前常说的另一句话：“我是宁夏电力建设的第一人。无论是前几年的不情不愿还是后几十年的轰轰烈烈，无论是刚到银川的小火电还是后来的大水电大电网，干到最后我都无怨无悔了。我是真心愿意牺牲自己的生命，点亮宁夏的整个山川……”然而，让冰儿和双林失望的是柳立木最后说出来的却是：“北平东珠市口四合院里大枣树上挂的沙袋该换一换了。”

1934年夏日的一个早晨，北平东珠市口大街的一座四合院，五点刚过太阳就红彤彤地盖了下来。柳立木正做着娶媳妇的美梦，眼前突然飘来一片红。他以为又是冰儿的红袖遮了过来，睁眼一看，却是窗棂上落下来的嫩太阳。柳立木住的是西厢房，一张小床就摆在方格子窗户下，太阳一跳出来，他的小脸立刻成了关公，这时，他便没资格再睡懒觉了。他是北平第二电灯公司年龄最小的技术员，家在东珠市口大街，却在东直门外上班，脚步再快的人，没有一个钟头也是赶不到的。他必须在第一缕阳光穿过窗棂时起床，才能保证不迟到。

不过，今天柳立木却不必着急。今天是礼拜日，又不轮他值班，他大可以安心等到彭冰儿过来后再出门。冰儿最近对天桥的杂耍上了瘾，已经连着三个礼拜日都泡在五花八门的卖艺摊子上，走到哪里都稀罕得看不够听不够不想挪窝儿。柳立木是个摆弄机器的人，对这些玩耍的东西并不感兴趣。可是冰儿喜欢，他也没辙，只好高高兴兴地陪着。立木奶奶和冰儿奶奶都给他交代过，冰儿刚刚从女中毕业回到家里，心情会感到憋闷，礼拜天要想看个红火热闹，就尽量由着她的性儿吧，只要不追随同学们参加抗日游行，不跑出去找抗日队伍就算收心了。立木最听奶奶的话，更喜欢冰儿，像只小狗般跟在未过门的媳妇身后，他当然会乐得屁颠屁颠。

柳立木靠在床上将梦里的甜美回味了一遍，满脑子充斥的都是冰儿窈窕的身段、明媚的脸庞，全身瞬时燥热难当，懒觉是没法睡了。柳立木一翻身下了床，站在床边面向太阳做了几个深呼吸，探身推开窗户，把那新鲜的阳光和湿



润的空气一齐接了进来。昨晚的一场小雨，让今天的阳光更红、空气更甜。立木很想到院子中间，对着大枣树上吊着的沙袋练一阵拳脚，但礼拜天的早晨并不是他个人的，而属于全大院老少爷们的，他不能用自己过剩的精力，去惊扰大家的美梦。

柳立木背对窗户坐在了床沿上，手里捧着一本德文版的《发电机构造及原理》摇头晃脑地读起来。太阳照在他的脖子上肩膀上脊背上，肩肌和背肌便一疙瘩一疙瘩地显现出来，给整个房间带来一股青春的力量。柳立木显然读得费劲。读得费劲不是不懂书里的内容，发电机的知识他早就滚瓜烂熟了。他这样费劲地读德文版，完全是为了学习德语，以便在今后遇到没有中文资料时，拿下更尖端的进口设备。

读了一个多钟头，才听见院子里五奶奶窸窸窣窣拆棉纱的声音。探头一看，果然见五奶奶盘腿坐在石凳上，手里握着钢片夹子对着捡来的破布拆棉纱。五奶奶是这个院里最穷、最可怜的人。五奶奶的儿子本来是个营长，前年的东北大撤退时阵亡在山海关长城上了。五奶奶孑然一身，靠捡了布头儿拆成棉纱卖给擦机器的工厂赚钱度日。柳立木放下书本，悄悄溜出门来，默默地坐在五奶奶身旁，夺过钢片夹子，帮五奶奶拆了一会儿。临出门时回头冲五奶奶一笑，转身上大街。

从东珠市口大街出来向右一拐，没多远就是大栅栏。冰儿家就在大栅栏里面的猫耳朵胡同。柳立木在胡同口的王四豆汁摊儿前坐定，就着烧饼慢腾腾喝了一大碗豆汁，正准备结账，却见冰儿蹦跳着从胡同里跑出来。

冰儿不喝豆汁。柳立木得陪她去前门大街吃马家的豆花儿油条。其实柳立木在认识冰儿之前也不喝豆汁。这东西又酸又涩还带着点臭味，第一次喝时确实难以下咽。但柳立木经常在猫耳朵胡同口等冰儿，不喝豆汁怎么好意思坐在王四的饭摊儿上？结果喝着喝着就上瘾了，经常是专门早来一会儿，一边慢慢品尝着豆汁的香味，一边品尝着等待冰儿的甜味儿。

彭冰儿今天没穿她最喜欢的水红大襟衫，穿的是白对襟褂子米色长裤，看起来有点土。冰儿见到柳立木便不再蹦蹦跳跳，她拉起他的手迎着刺眼的阳光



火从冰上来

一路出了大栅栏，路过马家豆花儿也不停脚，一直走进前门火车站。

火车站熙熙攘攘人声鼎沸，准备出门的人和刚到站的人搅在一起，让柳立木很难判断冰儿来这里是为了接人还是送人。冰儿不说，他不好再追问，只能跟在她身后像没头苍蝇般乱窜。

冰儿找到了目标。冰儿的目标躲在厕所门外的墙角处，三男两女，正低着头说话，被冰儿“嗨”的一声吓了一跳。冰儿转头对柳立木说：“你去旁边等我一会儿，我和他们说几句话。”

柳立木很听话地站到远处去了。但柳立木的目光留在了他们身上。柳立木看着他们的打扮，差点笑出声来。三个男的一个是没戴警章的旧警察服，一个是崭新的中山装，另一个竟穿着长袍。俩女的一人是纱厂工装，一人在学生装外罩着一件旗袍。当然，不管他们穿着什么，柳立木一眼便看出他们都是些学生。他们脸上带着稚气，眼神里流露着些许忧虑和一丝恐慌。他们有些吃惊地看着突然出现的冰儿，用目光横扫着周围的人群。

柳立木还是被发现了。四目相对时，柳立木认出了王朝阳。柳立木瞬间想起自己的奶奶和冰儿的奶奶。两个奶奶说得太准确了，她们叮嘱柳立木，不要让冰儿再和她的那个学生会主席接触，那小子是个不安分的家伙，迟早会把冰儿拐带到乱世的旋涡里去。柳立木突然打了个冷颤。冰儿今天穿得不伦不类，是不是也要和他们一起逃跑？他们三男两女，冰儿往里面一凑，正好成双成对。柳立木抬脚就往王朝阳那里挤去。这时，人群突然“嗡”一声开始向站口拥去。柳立木没有靠近王朝阳和冰儿，反被人群挤得更远了。柳立木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整个人群都向前蠕动，自己反而往后退呢？他扫了一眼身边的人，他立刻明白了。在他面前的这几个老乡打扮的人，同样是些稚气未脱的中学生。人群蜂拥着走向站口，柳立木离冰儿越来越远。眼看冰儿将被王朝阳一伙裹挟进门口，柳立木顾不得斯文了，他放开喉咙，声嘶力竭地喊了一声：“冰儿！回来！”

当柳立木拼命挤到站口时，火车已经“咣当、咣当”地出发了。站口拥出来很多人，不知是送亲人的返回了还是有新的旅客到站。冰儿不见了。冰儿跟



着那个不安分的王朝阳离开北平走了。他们要去哪里抗日？他们是去南京参加国军还是去东北找抗日联军打游击？柳立木突然想起阻挡着他的那几个学生。他们一定知道王朝阳要把冰儿带到哪里去。柳立木伸手抓住身边一个蓝布长衫的年轻人，大声喝问：“王朝阳把冰儿带到哪里去了？”

年轻人转过身来，柳立木愣住了。这个人很面熟，却并不是那几个学生里的一员。学生们早已走得无影无踪，眼前的年轻人是比柳立木还要大上几岁的从里到外都透着英气的成熟商人。

柳立木松开手，双腿一软坐在了地上。彭冰儿走了。冰儿是在他眼皮子底下溜走的，他无法向冰儿的奶奶交代。冰儿从猫耳朵胡同向王四豆汁摊儿蹦跳而来时，后面还追着一双眼睛。那双眼睛一直把冰儿交到柳立木手里后才在胡同深处熄灭。那是冰儿奶奶的眼睛。现在，他不敢想象自己要如何面对这双眼睛。王朝阳的煽动性太强了。自从中日双方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北平青年和全国一样，“收复东北，还我河山”的呼喊声极其高涨，反对国民政府在协议书上签字的示威游行相继爆发。不要说冰儿这样的小姑娘，就是柳立木这样有文化有技术有固定收入的青年，都好几次热血沸腾得恨不得丢下发电厂去寻找一支抗日队伍。但他不可能跟着王朝阳走，他舍不得冰儿。他也不可能和冰儿一起走，更会让冰儿跟着王朝阳走。他不能让冰儿吃苦，更不能把冰儿推给王朝阳。当然，最为重要的是，他和冰儿都有一个年岁很大的奶奶，他和冰儿都不能跟着王朝阳跑而要了奶奶的命。现在冰儿走了，他还得把这个要命的消息告诉冰儿奶奶。他瘫软得无法站起来。

蓝衫商人一把将他提起，目光炯炯地盯着他问：“你是不是东珠市口大街的柳立木柳先生？”柳立木一听这话，马上拽住那人的袖子说：“你们是一伙儿的？你们为啥非要让冰儿一起去？冰儿她还是个孩子，她到队伍里什么都干不了啊！”那人说：“柳先生你说什么？我不认识冰儿，我和谁也不是一伙儿。你不认识我了？我是在五奶奶家里和你见过面的柴连长，我还教你练过打沙袋，就在五奶奶家院子那棵大枣树下。你想起来没有？”柳立木立刻认出了柴兰宁，他有点不好意思地问：“您三年前不是跟着张少帅到西北去了吗？怎么



还在北平城？您是回来看望五奶奶的吧？”柴兰宁点点头又摇摇头说：“我肯定要去看望老营长的母亲。不过，我的主要任务是给宁夏省政府购买发电机。”柳立木“哦”了一声，探着头又往站口张望。站口已经没什么人出来了。柴兰宁关切地问：“你刚才说的冰儿是谁，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柳立木流着泪说：“我未婚妻让他们挟持走了！”柴兰宁没有再问什么，他提起自己的皮箱，拍了拍柳立木的肩膀，然后拉着他的手一起走出了前门火车站。

柴兰宁在前门大街的小红门旅馆住了下来。安顿好行李，他拉着柳立木进了全聚德。他们要了烤鸭二锅头，又要了青菜松花蛋。柴兰宁说从包头上火车走了几十个小时，实在太饿了，又要了几个芝麻烧饼。看见烧饼，柳立木想起早晨在王四豆汁摊儿等冰儿的情景，眼圈又开始发红。柴兰宁忙斟了酒和他碰杯。两人边喝边聊。柴兰宁担心柳立木再提起冰儿难过，故意把话题扯得老远。柴兰宁说他那年从山海关长城上撤下来后确实到西北追张学良去了。但到了西北却阴差阳错进了十五路军，在马鸿逵手下的副官处做事。这次来北平，就是受马鸿逵的派遣，购买一套发电机器，让宁夏省亮起第一盏电灯。柴兰宁说到了发电机和灯，柳立木不再提冰儿的事。柳立木斟一杯酒递给柴兰宁说：“日本人占了东北，封锁了北方的港口，外国的大机器很难进来，要买新设备，恐怕得去上海。”柴兰宁说：“大机器要到包头再到宁夏。上海买了还得路过北平，万一物资被封锁进不了北平，那就白砸了。”柴兰宁停了一会儿又说：“买旧机器也行，只要能亮起电灯。”两个人连干了几杯，柳立木突然一拍桌子说：“我们厂去年淘汰了一套发电机，如果把它修理好，精心保养着点，用个十年八年没啥问题。”柴兰宁吃惊地问：“你们厂是干啥的？怎么会有发电机？”柳立木说：“我在电灯公司当技术员。”柴兰宁高兴地叫道：“太好了，这事你得帮我打听打听！”柳立木答应说：“我明天找师傅问问。”两个人喝干了一瓶二锅头，吃了半只烤鸭，把剩下的给五奶奶包起来，又要了几个烧饼带着，摇摇晃晃向东珠市口大街走去。

一进大门，柳立木立刻傻了。他看到冰儿正在大枣树下陪着奶奶和五奶奶择豆角呢！



午后的阳光有些刺眼。冰儿在大枣树下抬头望，一时没看清进来的是谁。但冰儿还是站了起来。柳立木冲过来一把抱住冰儿，声音颤抖着说：“你没跟王朝阳走啊？你把我吓死了！”冰儿被他抱得一个趔趄，忙靠在枣树上喊：“放开，快放开，脚要断了！”柳立木松开冰儿问：“脚咋了？”奶奶站起来扶住冰儿，凶巴巴地冲柳立木喊：“多大人了还毛手毛脚的？冰儿脚崴了，都是板车送回来的。你死哪儿去了？”这时，她们发现了柳立木身后的柴兰宁。柴兰宁叫了一声“大妈”，五奶奶扶着枣树站起来，眯着眼睛看了一会儿，用很肯定的语气说：“你是柴连长。”

柴兰宁扶五奶奶回了屋。柳立木也架着冰儿进屋来。父亲在外做事没回来，母亲出门为冰儿买菜去了。柳立木让冰儿靠在自己的床上，将她的脚拉在怀里，扒掉袜子一看，脚脖子果然肿起老高。柳立木忙投了凉毛巾给她敷上，迫不及待地问她火车站发生的事。

原来王朝阳确实想把彭冰儿裹挟上一起走。王朝阳已将一封事先写好的信交给同学，要等他们将冰儿带走后交给冰儿家。但王朝阳没料到柳立木会一起来。王朝阳以为他们的行动暴露了，也许自己的家长也正在哪个角落盯着他们呢。但直到冰儿找到他们，也没有谁的家长出现。冰儿又让柳立木远远站着别过来，王朝阳才确信五个要走的同学都没被跟踪。于是，他又大胆地实施了自己的计划。他让不走的同学挡住柳立木，自己牵着冰儿的手向站口挤去。冰儿本来就是要送他们上站台的，自然没有防备。但临进站口时柳立木的那一声喊，让王朝阳的手突然加了十二分的力，像一把钢钳般攥着冰儿。冰儿意识到王朝阳可能想带她走，冰儿对王朝阳说：“我现在是柳家下了聘礼订过婚的未过门儿媳妇，我死也不会跟你们走了。”王朝阳一听这话，担心强掳冰儿走会招来警察，到时一个都走不成，只好叹一口气松开手。王朝阳说：“那我只能祝你们幸福了。不过，请冰儿记住，如果你和姓柳的走不到一起，我一定会来找你。”王朝阳说完转身就走，冰儿一探身子想抓住他，被后面的人拥挤过来，冰儿到了嗓子眼的一句“朝阳保重”没喊出来，变成了“妈哟”一声尖叫。冰儿的脚崴了。冰儿坐在了冰凉的地上。王朝阳不知道冰儿受伤，王朝阳头也



没回乘火车走了。而柳立木也不知道冰儿受伤，柳立木跟着柴兰宁去了小红门旅馆。

冰儿揉着脚对柳立木说：“我真舍不得他走。可我更舍不得离开你。”

晚饭后，柳立木背着冰儿，在昏暗的路灯下出了东珠市口大街一直走进猫耳朵胡同。柳立木一口气喝干冰儿奶奶递来的一大碗茶水，返身出来上了前门大街。柳立木要顺路去一趟小红门旅馆。柳立木刚才在昏暗的电灯下突然想起一件事。他想起电灯公司淘汰的那台德国人送给慈禧太后的发电机，这台发电机三个月前卖给了天津碎铁局。他得抓紧时间把这个信儿告诉柴兰宁。如果运气好的话，在柴兰宁赶到天津之前，那台发电机也许还没被化成铁水。

第二章

事情的发展完全出乎柳立木的意料。本来他只是想给柴兰宁提供一个信息，没料到最后却被这个随口一说的闲话绑架了。柳立木在后来的几十年中一直认为他的人生就是因为小红门旅馆给柴兰宁说了这句话而变得既丰富又传奇。

柴兰宁听到慈禧太后的发电机在天津，当即请求柳立木帮他去看一看。柴兰宁说：“你不去帮我看一看，我见了它也不认识。它在我眼里就是个铁疙瘩，只有你才能认出宝贝来。”柴兰宁是五奶奶唯一的亲人，柳立木稀里糊涂跟着柴兰宁去了天津。这一去，他的前半生就成了老慈禧那个铁疙瘩的贴身奴隶……

天津碎铁局的货场就在火车站不远的一片沙滩上。柴兰宁和柳立木到达天津卫的当天下午，就在货场口的墙角找到了这台灰头土脸的发电机。更为庆幸的是，不但发电机没有变成碎铁，包括与发电机配套的汽轮机锅炉也傻呆呆地在墙角立着。柳立木给柴兰宁拍着胸脯打保票，这些德国机器尽管功率小了点，但质量上还是很过硬。只要花两三个月时间好好大修一次，发出电来没有任何问题。柴兰宁当即决定买下这些机器。

柴兰宁和柳立木拟了一个电报稿，在天津电报局发给了宁夏的马主席。发完电报，两个人很开心地进了南市口的狗不理包子店，要了一盘花生米一碟拌莲藕，趁着等包子的工夫，美滋滋地抿上了二锅头。

夕阳越压越低，平射进窗口的阳光红艳艳地照在酒杯和小菜上，简单的美食如镀了金一般诱人。窗外的海河水泛着粼粼光波，像一条条红鲤鱼在水面跳跃。一只小火轮趁着潮水开了进来，“呜”地一叫震得河边洋灰台子上台黑笨的变压器发出呻吟般的嗡嗡声。柳立木指着变压器对柴兰宁说：“这个东西也得买，线路灯具也得买，还有仪器仪表。假如你们马长官决定用老慈禧的机器，你们得抓紧时间把工程技术人员派过来，针对发电机组设计厂房线路。不



能等发电机到了再建厂房。你老兄任务艰巨。”柴兰宁抿着酒说：“我们就是一伙儿当兵的，哪有什么工程技术人员？当地老百姓更是连电灯都没见过。我看这设计厂房的事，干脆你来干吧。”柳立木连连摆手：“这事您可甭找我。我目前的大事是筹办和冰儿的喜事。”柴兰宁说：“设计厂房和筹办喜事又不像买机器要四处乱跑，都是书桌上就能办的事，咱们可以商量着协调解决。”柳立木手一挥说：“这事没得商量，我不干！”

正说着，店伙计又在叫号了。柳立木一听叫到了他们，忙应声：“这里，这里。”这时，一伙儿青年簇拥着一个蓬头垢面衣衫不整的男子进来。那男子一屁股坐在邻桌的椅子上，也不管桌上是原来的剩茶还是刚倒的新茶，端起茶杯就灌下肚去。喝完还将杯子攥在手里，眼睛四处扫着找茶壶。茶壶没找到，正好店伙计端着两笼包子走过来，他扔了茶杯，伸手接过笼来，抓起一个包子就往嘴里塞，包子的汤汁流得下巴和胸膛上到处都是。这不是抢包子吃吗？柳立木被这个人的吃相惊呆了。柳立木看着吃包子的人，又看看对面坐的柴兰宁。柴兰宁苦笑一下，冲店伙计招招手说：“伙计，你把包子上错了。麻烦把我们的包子端上来。”店伙计过来给柴兰宁鞠一躬，说了声：“对不起，马上。”转身走了。那吃包子的人回过神来，顾不得咽掉嘴里的包子，忙将那两笼包子送到柴兰宁面前，满口流着油说：“见笑见笑，这是您的。”柴兰宁苦笑的脸突然变成厌恶的表情，挥着袖子说：“端走，快端走，这吃剩的包子脏兮兮的，让我的客人怎么吃得下？”那人点着头，又连说几个“见笑”，将包子端回去大吃起来。不料，那伙儿青年中却走出一个人来，指着柴兰宁的鼻子质问：“你怎么对我们主席说话呢？他只吃了你一个，怎么就两笼包子都脏兮兮了？再说，这包子也是我们花钱买的，只不过早几分钟吃罢了，又不是吃你的。像你这样讨厌我们穷学生的人，一看就是奸商。”柳立木一听奸商两个字，生怕柴兰宁脸上挂不住，忙制止青年说：“怎么说话了您哪？您的朋友没教养不讲规矩，还骂人奸商，您好意思吗？”那青年喊道：“骂你奸商有嘛不行的？要不是德尔比电灯的奸商勾结警察把我们学生关进局子里，他能饿成这样吗？告诉你们这些奸商吧，德尔比电灯公司要是不赔咱老百姓的损失，我们还要抗议



还要动员工人罢工。”柳立木把“德尔比”电灯听成了“第二”电灯，忙站起来说：“我们第二电灯公司与您八竿子打不着。您这宝贝主席就是饿死了，和我也没有半毛钱关系！”另一个青年骂道：“你们德尔比电灯在电表上做手脚，坑了天津老百姓多少钱。你还说我们饿死也与你们没关系，你的良心让狗吃了？”柳立木一听这话，急忙辩解说：“我们绝不会干电表上做手脚的缺德事，您别诬陷好人。”那个名叫梁志文的学生会主席一笼包子下肚，大概已不是太饿，他转过头问柳立木：“您是干什么的？您是德尔比电灯的人吗？”柳立木说：“是啊！”梁志文说：“那您能不知道这事儿？”柳立木蒙蒙地说：“不知道哇。”这伙人背后突然冒出一个人来，他指着柳立木大声说：“这个人我认识，他就是第二电灯公司的技术员！”柳立木一看，认识他的人竟是头天下午前门火车站分手的王朝阳。他不是领着人找抗日队伍去了吗？怎么会在天津卫？正诧异呢，吃饱了肚子的梁志文站在了他面前，伸手就给了他一个嘴巴子，骂道：“你他妈真能赖账，这事儿就是技术员干的事！”几个青年一看梁志文上了手，一拥而上对着柳立木就是一顿拳打脚踢。柴兰宁一看这阵势柳立木要吃大亏，掏出枪来冲着窗户外“叭”地放了一枪，大喝一声：“都给我住手！我是国军十五路军副官处处长柴兰宁，柳立木是我军新聘的工程师。你们再敢滋事捣乱，小心我军法从事！”青年人都愣在那里不动了。王朝阳眼珠一转凑过来，扶起柳立木说：“大家误会了，误会了！他不是你们天津德尔比电灯的人。他是北平第二电灯公司的技术员。”青年们明白过来，嘴里念着“对不起”纷纷往后退去。柴兰宁提着枪训斥王朝阳：“知道是误会你不早说还火上浇油？你到底是谁呀？”柳立木捂着腮帮子说：“他就是差点拐走冰儿的王朝阳。”王朝阳冲柳立木挤挤眼睛说：“误会，您说的这事儿肯定也是个误会。”柴兰宁将枪收起，抖了抖大褂，正想训斥王朝阳几句，窗外海河边那台变压器突然“哗啦”闪出一道光亮，接着冒出一股黑烟。

夕阳落尽，暮色袭来。柳立木拉开窗扇，把头凑到窗户上竖着的钢筋空隙中，一股浓烈的烧胶木味道从变压器方向直冲过来，变压器下的洋灰台子上流出一道道油污。柳立木抽身关上窗户对柴兰宁说：“变压器漏油了，今晚这里

肯定没电，你抓紧吃吧。”王朝阳趁机说了句：“你们吃，我去看看。”一溜烟出去了。

王朝阳很快又回来了。王朝阳回来对柴兰宁说：“您的枪法真准，一枪就把变压器穿了个洞，现在还往外冒油呢。”柴兰宁冷笑一声说：“楼上楼下全是人，变压器中枪算它有福。”梁志文凑过来低声说：“你俩赶快走吧，德尔比电灯黑得很，等他们来了，不讹你两三台变压器不算完。”柴兰宁拍了拍腰里的手枪说：“我怕他讹吗？”梁志文摇头说：“您要是褚玉璞司令的副官，德尔比当然不敢碰您。十五路军远在西北，他们就不怕您了。告诉您他们有多黑吧，去年直系军阀褚玉璞敲诈了德尔比一笔，他们不愿吃亏就把损失加在用户头上，今年强行换了用户的电表，又把那电表调得飞快，弄得老百姓怨声载道。这事轰动了整个天津卫，您一点不知道？”王朝阳说：“千真万确，梁主席就是为这事儿被德尔比电灯勾结警察署的人弄进班房的。”柴兰宁哈哈一笑说：“那我更要会会这个德尔比电灯。你们走吧，打我朋友的这笔账，咱以后再算。”梁志文抱着拳弯腰连说几个：“多多包涵！”转身一挥手下撤了。王朝阳故意落在后面，给柴兰宁鞠了一躬，扭头对柳立木说：“您告诉冰儿，我们接了梁主席就要南下了，您让她多多保重，我一定回北平找她！”柳立木“呼”地从椅子上站起。他想骂一句“没门”，但他的脚踝骨一阵钻心的疼。他没骂出来，一屁股又坐了下去……

柴兰宁以高出碎铁十倍的价格买下了天津碎铁局墙角的那台旧发电机。不过，即使是十倍的价格，那也还是碎铁的价格，其实并没几个钱。倒是德尔比电灯蹲在狗不理包子铺外的变压器，让柴兰宁赔得几乎吐血。代表德尔比电灯和柴兰宁谈判的是一个叫马兰花的女技术员。马兰花坚持说柴兰宁那一枪不仅把变压器外壳穿了洞，而且打烂了里面的线圈和铁芯，必须更换一台新的。加上停电造成的经营损失和更换变压器的施工费用，果然如梁主席说的，讹了两台变压器的钱。柴兰宁将银票交给马兰花前，提出两个条件，一是要带走那台开了洞的变压器，二是要马兰花请他吃一次狗不理包子。这两个条件弄得马兰花一头雾水，找不出任何拒绝的理由。



马兰花按柴兰宁的要求将旧变压器送到碎铁局，然后赶往南市口狗不理。坐在二楼小雅间等柴兰宁的时候，马兰花一个人“嘿嘿嘿”笑出声来。马兰花觉得一个堂堂的十五路军副官，竟会贪污一台旧变压器的一二百斤碎铁钱，外加蹭一顿饭，可见这支部队穷到什么份儿上了。

包子馆没什么大菜，照例只上了花生米、莲藕、黄瓜、松花蛋和一瓶二锅头。马兰花刚备好酒菜，柴兰宁领着一个瘸子踏进门来。这瘸子长袍礼帽，乍一看像个商人，但那双丹凤眼里透出的却是一股子书卷气。马兰花又偷偷地笑了。这瘸子肯定是天津碎铁局新招的跑堂，也被柴副官带来蹭饭。

三人坐定，柴兰宁只介绍了一句：“她，德尔比电灯公司技术员马兰花；他，朋友柳立木。”之后柴兰宁让她和他“随便聊聊”，把着酒壶自斟自饮起来。柴兰宁品着酒，顺便也把马兰花品了品。这个女人圆脸盘双下巴，眉毛不浓眼睛不大，却生了一个阔嘴巴，五官虽不出众，倒也搭配得不算难看。只是，这副大嘴巴里讲出的话总是火辣辣带着些东北味儿，让柴兰宁想起长城外曾经有过的女人。柴兰宁脑袋里突然冒出一个恶毒的想法：要不要把这个女人用酒灌醉后睡了！柴兰宁这样一想，招手叫来店伙计吩咐：“整几只大杯子，再上一瓶二锅头。”

这女人果然不经劝，柴兰宁几句奉承的话就让她连干了三大杯。烧酒下肚，话匣子打开，马兰花讲起了自己的身世。马兰花说他的父亲原是沈阳电力工程师，“九·一八”后，父亲不愿意再给日本公司卖命，举家从关外逃到内地，进了德尔比电灯做事。去年冬天在电灯公司工人罢工时替老板做挡箭牌，被不明真相的学生打成了残废。德尔比为补偿父亲，让她做了公司的技术员。她的知识，都是父亲传授的。柴兰宁看出，如果再灌她两大杯，她大概要哭哭啼啼了。他不想看到这个女人流泪。他觉得她也和他曾经的女人一样，是个受不了日本人窝囊气才从关外逃离的有志气的女人。他有点钦佩她了，想睡她的坏主意彻底消失，反倒对她产生了几分怜悯。他又把这个从故乡逃出来的女子仔细端详了一遍，觉得她的圆脸双下巴阔嘴巴处处透着几分诱人的家人味故乡情。



柴兰宁招呼店伙计上包子结账，饭后带着一个瘸子一个女人进了天津劝业场天华景大戏园，听了一出尚小云的《昭君出塞》……

柴兰宁扶着柳立木回到北平后，很快将天津碎铁局的发电设备运到北平第二电灯公司维修，自己乘着空当回了宁夏。

柴兰宁走后，柳立木几乎天天和彭冰儿泡在一起。开始的那几天，冰儿跛着柳立木瘸着，两个人一左一右摇晃，惹得院子里的孩子们追着他们又笑又闹。后来冰儿崴了的脚好了，柳立木裂了踝骨的腿还瘸着，冰儿便扶着他在大枣树下打沙袋锻炼。当然，冰儿隔三岔五还得陪着柳立木去第二电灯公司看一看。柴兰宁走时给了第二电灯公司足够的补偿金，也给柳立木留了不菲的营养费。柴兰宁托付柳立木监督维修质量的事，冰儿和柳立木很上心。

柳立木的腿和柴兰宁的机器几乎在同一时间恢复了健康。第二电灯公司试机器的那天，柳立木脚脖子上的石膏已经剥掉了。柳立木没等冰儿来，一个人轻松地走进机房，见证了修好的老发电机点火试机。然后跑到电报局把这一喜讯发给了柴兰宁。

两天之后，柴兰宁出现在前门火车站。两个月未见，柳立木和冰儿几乎没有认出他来。柴兰宁一身戎装，身后跟着四名士兵，精神抖擞地站在冰儿面前，把她吓了一跳。及待看清他那一脸的络腮胡子，冰儿才“噢”地叫了一声。柳立木上前一步，拉了一把柴兰宁说：“您这个阵势把冰儿吓着了。回头去看五奶奶时，您可甭用这身行头。”柴兰宁笑着说：“这是自然，五奶奶最见不得我穿军装。见了就掉眼泪。”从车站出来，柴兰宁依旧住了小红门旅馆，依旧去吃了烤鸭。把那四个士兵吃得狼吞虎咽满嘴流油。

包括那台穿了洞的变压器在内，所有机器一周之内装上了火车。启程之前，柴兰宁派两个士兵去了一趟天津卫，从德尔比电灯请来了马兰花。柴兰宁请马兰花去车站货场上看了发电机变压器，回来后请她上了全聚德。这一餐吃掉了三只烤鸭干掉了四瓶二锅头，四个士兵喝得大醉，互相搀扶着回了小红门旅馆，柴兰宁柳立木冰儿马兰花还在雅间里聊天。大概是有冰儿在场的缘故，马兰花喝酒说话都多了几分矜持。马兰花红着脸对柴兰宁说：“没想到柴副官